民族融合伴随汉藏儿童快乐成长

——评赵菱的儿童长篇小说《会发光的声音》

□汪 政

相比起赵菱以往的儿童长篇小说，《会发光的声音》显然复杂多了。这复杂体现在作品的内容上，也体现在作品的结构与叙事上。

从内容上说，《会发光的声音》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小说，也是一部成长小说与学习型小说。虽然近年来以边地与少数民族为题材，反映西部风景和少数民族儿童生活、表现少数民族儿童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健康成长的作品越来越多了，但以民族间团结进步为主题的作品还大多由成人文学来承担。随着西部大开发和脱贫攻坚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东西部的交流，尤其是对口支援，为这一主题的表现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也催生了大批作品。不过这样的宏大叙事显然不适合儿童文学，所以，赵菱另辟蹊径，从教育与学校入手，借助“空中课堂”这一网络时代的技术便利，让西藏与内地成为一个整体的叙事对象。同时，从儿童文学的特点出发，将叙事内容限定在儿童教育与成长的范围内，从而完成了汉藏儿童共同成长的主题。因此，要特别指出，这部作品是将网络技术文学化的成功尝试。在这部小说中，网络不是道具，也不是时代特征的装饰性修辞，而是深入到了小说的内部，参与了小说的本质构成。如果不是网络，赵菱可能很难实现这部小说的美学意图。不是说没有网络就不可能完成汉藏儿童共成长的叙事，但那只能是传统的方式，也是另一部小说了。可以想见，如要实现同样的意图，传统叙事的成本要大得多。技术如何审美化一直是工业文明到来后的一个难题，也是传统审美方式面临的挑战。在网络时代，单方面排斥、反对新技术环境，将自己龟缩在传统的审美格局里当然不行，一味标新立异、崇拜新技术也并非真正地从文学出发。网络化生活是一回事，如何将网络审美化，使新技术参与到文学的创造中，成为文学的本质性元素又是另一回事。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通篇都是网络和新媒体的技术素材，照样可能是旧瓶装新酒。我想，这应该是《会发光的声音》给人们带来的一个新的审美经验，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因为解决了汉藏叙事空间上的困难，作品便可以自由地穿行汉藏，或分或合。于是，作品便有两个视角，结构上也因之呈现出两个视点交叉前行的方式，而不是单一视角向前推进。对小读者们来说有一定的挑战性，同时也带来了变化与新鲜，增加了故事的悬念与阅读上的关注点，这也是作品复杂性的一个方面。

由于是汉藏对照叙事，在内在的情节安排上就不可能是单一的线索，也不可能只有一个主要人物或一组人物。当我们明白作品的汉藏叙事策略后就可以想象，作品起码有两组人物，他们又分别再生出更多的人物间关系，并围绕这些人物关系设置相应的情节冲突。于是，我们在南京叙事中来到了梅园小学，见到了石校长、米老师、高老师，见到了林山茶、夏商周、陆海智、陶乐然……又在拉萨叙事中来到阳光小学，结识了次仁扎西校长、仁增多吉老师，见到了白玛顿珠、桑吉拉姆、强巴旦增、格桑梅朵和洛桑卓玛姐妹……通过这些人物，特别是儿童人物形象，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成长故事，这里有林山茶如何克服先天的失聪，有陆海智单亲家庭的困难、陶乐然普通家庭的生活，有强巴甘丹赛马的故事、桑吉拉姆与藏舞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们见证了汉藏儿童的共同成长。

《会发光的声音》，赵菱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1月

如果只是汉藏叙事的交替穿插，作品的整体性可能会大打折扣，处理不好，会给读者人为拼贴的印象。当然，这还不仅是一个艺术结构的问题，本质上关系到作品民族融合主题的表现。所以，作品首先给了汉藏叙事一个整体性的情节，通过米老师与仁增多吉老师的同学关系，借助网络设置了梅园小学与阳光小学的“空中课堂”，并且为这个课堂安排了主题，那就是全国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从初赛、复赛到决赛，两所学校的师生为了这一重要比赛分别成立了“奇迹童声”和“雪域梦想”演讲团。老师、学生、家长，竭尽努力，互相交流，相互鼓励，从演讲稿的撰写到训练比赛，孩子们不但要提高自己，更要与同学竞争，围绕这一中心线索，产生了许多复杂的情节，每个角色也都在这些情节中得到了刻画。

我们可以体会到，虽然是两所学校，但围绕演讲大赛，作品的叙事是整体性的。其次是更深层次的融合，比如，梅园小学的陆海智。对陆海智来说，从小到大，他最大的疑惑就是没有见过他的爸爸。但是，他又一直收到爸爸的来信。当他遇到困难、取得进步的时候，爸爸的鼓励和祝贺总会如约而至，更不要说过年过节和生日，爸爸总会寄来他最喜欢、最想要的礼物。他询问妈妈最多的问题就是：爸爸在哪儿，爸爸为什么不回来？而他得到的回答虽然千差万别，但核心大体一致：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有很重要的工作，轻易回不来。陆海智的爸爸只能在照片上微笑地“看着”这个慢慢长大的孩子。终于，该让他知晓一切了。妈妈也知道，陆海智长大了，瞒不住他了。更重要的是，在妈妈看来，瞒着孩子是让他健康快乐地茁壮成长，而让他知道真相是为了让他勇敢坚强地成熟起来。妈妈带着陆海智来到了西藏，来到了爸爸工作、生活的地方，来到了爸爸为保卫边疆献出生命的地方。陆海智见到了爸爸的战友，那些模仿爸爸的笔迹给他写信、给他礼物的汉族和藏族的军人。陆海智仿佛一夜长大了，他知道，因为父亲，他这一生与西藏再也分不开了。又比如，阳光小学的格桑梅朵和曲珍卓玛姐妹。妹妹曲珍卓玛身体不好，不能跟同学们一起欢快、自由地玩耍，这是格桑梅朵一家的忧愁。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南京的医疗队来了，他们来西藏筛查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开展针对患儿的“佑心工程”，曲珍卓玛得以到南京接受免费治疗。这个平时一动就要喘气的小姑娘终于能够“跳得像猴子一样高，还能像鱼一样游泳，像天鹅一样跳舞”了。正是这些生动的情节，将内地与西藏连在了一起，民族团结的种子种在了孩子们的心里，伴随汉藏孩子们成长的是民族融合的水乳交融。小说也因此完成了从主题到叙事上深度的民族融合。

《会发光的声音》还是一部典型的“教育小说”。虽说儿童文学与其他类型的文学相比，往往具有更多的教育功能，但一般而言，这是从宽泛意义上来说的，是从儿童身心成长的大教育概念范畴去理解的。但是，《会发光的声音》这部作品并不一样，它既是大教育的，又涉及到语文与文学科教育。对文学作品而言，触及到具体操作层面总是有难度的。教育小说一旦进入学科层面，如果处理不好难免弄巧成拙。但这部小说却做到了教育与审美的统一、人与文的统一，做到了儿童成长与学习的融合无间。赵菱首先为小说设计了主体情节，那就是演讲竞赛。随着演讲训练的展开，语文的核心素养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积累。孩子们渐渐明白，学习与生活密切相关，与自己各方面的成长密切相关，不论是写作文，还是写演讲稿，都不能说空话，不能一味地用别人的名言警句去装饰自己，而应该从自己活生生的生活中去获得灵感，汲取素材，提炼主题，这既是学习，更是在淬炼人生。陆海智从爸爸的事迹中明白了什么是英雄，什么是牺牲和奉献；林山茶从妈妈、也从自己身上体会到了坚强与执着；陶乐然从自家普通人的生活中，看到了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强巴甘丹用勇敢与努力，把自己变成了草原上英武的少年骑手；桑吉拉姆则在藏舞中发现了民间与传统之美……这是一个个少年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个成功的学习案例，随着小说的展开，不但作家在创作，孩子们也在创作。在小说中，孩子们以自己的生活和见闻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美文，形成了难得的成人叙述与儿童写作的双重文本景观。可以说，赵菱在探索儿童文学如何帮助孩子学习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告别是为了更好地拥抱未来

——评张晓玲《水塔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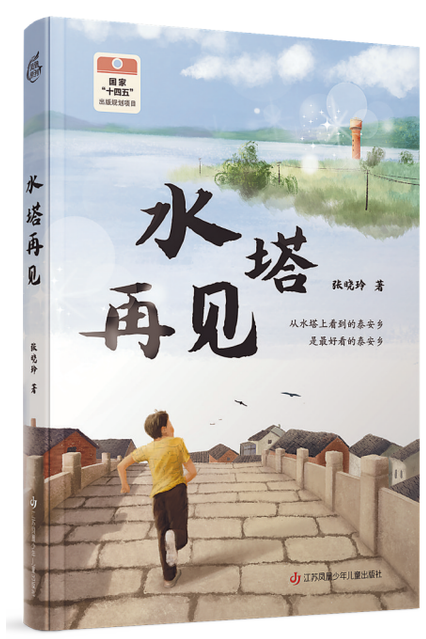
□姚苏平

长篇小说可以有多少容量？吴义勤说：“长篇小说的‘长度’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又是‘空间’概念，这两者可以说都联系着叙事文学的本质。”二者都涉及到了长篇小说时空的广度与深度、叙事方式所构成的故事样貌，以及在上述经纬的绵密编织中缂绣出的人物角色。

儿童长篇小说能否实现这样的生活广度与心灵深度的探寻？张晓玲的《水塔再见》在寻常无奇的书名下，展开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先锋写作。全书充满生活气息的对话、不经意的幽默、收放自如的节奏、用抽离和“再组合”的方式搭建的情节结构，赋予了作品艺术品般的光泽。

《水塔再见》的故事梗概极为简洁，即泰安乡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周小武三次登上当地最高建筑物——水塔。这一“近于无事”的故事却弹奏了近40年城乡变革的变奏曲：以外公武百寿为代表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为改善家乡的居民用水质量而自谋自建高达30米的水塔，同时在日常的邻里相助中谱写了一代平凡国人的美德牧歌；以舅舅武小军（自己改名为“武未来”）为“非典型”特征的跨世纪大学生投身祖国道路建设，在不羁个性与执着定力的推动下，逐渐与童年、原生家庭和解的“后青春”别调；以10岁周小武的所思所行为故事牵引线的当下乡村景象，以留守儿童与老人院互为风景的日常民谣。他们用各自独特的声音，唱响了寻找外公武百寿的民间之“风”，继而生成为令人动容的平凡、实诚的国人之“颂”。

时代的大潮以不择细流的方式深刻地改变着家庭和个体，而每一个鲜活的个体在这一变革中，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还是以自己可以迸发的能量“介入”到变革中，生成哪怕是零星的化学反应，“无用功”的物理运动。外公武百寿普通平凡，却以一己之力建造了改善整个泰安乡用水方式和质量的“水塔”；即便下岗、患病，也从未失去对乡邻求助维修水管的热忱。他在儿女眼中是极不称职的父亲，因为成天泡在水塔修建工地、在水塔值班而疏于陪伴和照料孩子，使得儿子武小军一直耿耿于怀，更直接导致武小军读大学和工作以后采用了近于“失联”的方式来封存这份家庭关系。不过，他在外孙周小武心目中却是极为体贴、慈祥的外公，在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岁月中，彼此相依相伴、亲密无间……这些无法等量齐观的生活碎片，拼贴出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武百寿形象。继而，在水管站站长吴勇先，邻居冲强爷爷、亚美奶奶等人的多类型“口述”中，外公的形象一点点地被凿刻出来：他急公好义、不计得失、不拘小节；尤其是他的下岗、寡言、与子女失和等被同辈人描述为是一种人生“失败”。这是张晓玲最想驳斥的庸俗成功学。



《水塔再见》，张晓玲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10月

张晓玲将急切而念念不忘的写作动力，化为故事中舅舅武小军、妈妈武燕子、水管站站长吴勇先等人的叙述，让读者跟着周小武一起慢慢读懂外公高尚的执拗，读懂武小军貌似放荡不羁中的深情。对叙事方式、情节结构的精心而不刻意的安排，成就了《水塔再见》的叙事容量和艺术高度。

无论是尼采还是海德格尔，都认为“向死而生”赋予生命以意义。在小说开场已经病逝的武百寿，用精神力量的暗河，推动着十岁的外孙一次次登上水塔，去再次眺望生前描述过的星辰和远方，召唤着桀骜的儿子用登上即将被炸毁的水塔的方式祭奠父子一场的遗憾与和解。从周小武在夏日黄昏中莽烈登塔的“横截面”式的狂欢书写，到一场场倒叙、插叙所闪回出的父子暌违、祖孙情深，构成了武百寿人生不同阶段的立体样貌，以及他竭尽全力去补偿家人的良苦用心。文本在紧锣密鼓的开场和漫长逶迤的追念中，夯实了故事的质感：在全书28章中，最先发生的因登塔周小武两天两进派出所的“中心事件”，占据了20章的篇幅；在这一“事件”48小时的时长里，容纳了外公大半生一心为公、急人所难，也不断闪现了晚年的外公把所有的爱倾注在周小武身上，乃至用拆除水塔底部阶梯的方式来安排身后事的苦心——期望周小武得到更好的保护，具备更强大的力量后再去登顶水塔。武百寿被“解封”的过程，正是他的儿女、孙辈、乡邻不断理解、缅怀他的过程，也是一种可贵的民间精神力量浮出历史地表的过程。

毕飞宇曾提醒大家：“小说家究竟该拥有多大的权力？”在面对人类基本情感时，要有“人类架构性的基本常识”。张晓玲对人物的塑造非常注意分寸，比如外公千算万算，哪怕已经惨淡地接受了水塔被废弃的命运，却没有料到水塔将要被炸毁。这是周小武无法承受的至暗时刻，也是武小军要认真面对的父子告别。因此，张晓玲让他们各自登塔，冥冥相遇。张晓玲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把略显沉重的告别与纪念，用别具匠心的诙谐方式呈现出来。诸如葛红豆爷爷在小超市赊账时的装聋作哑，武小军和外甥交流时的难以招架，以及葛红豆的古灵精怪、杨大海的鲁莽憨直……每一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质，也正是在他们的众声喧哗里，将封印在水塔中的武百寿的故事，一点点地抽丝剥茧，且愈加地自然鲜活起来。

用孩童的认知、行动去追念故人，并在躬身实践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这本身是一件颇为冒险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敢确认兜兜转转之后，周小武是否能理解外公的苦心，和他深藏的辽阔与高尚；更在于周小武在确信了这份辽阔与高尚之后，是否还能接受水塔被炸毁的命运。“水塔”作为一个时代的劳动人民智慧与勇气的结晶，是一段历史物证，更是外公的人生见证。但是为了修建跨江大桥、高速公路，为了让外出打工的爸爸们更快、更多地回家看看，水塔一定会被炸毁——这正是这本书的立意精妙之处。在了然于生活的真相之后，仍以赤子童心为内容和方法，让旧与新、守与变、僵局与和解、老去与成长，在彼此的成全中砥砺前行。这是武百寿们的顾全大局，也是武小军们的与时俱进，更是周小武们的双向奔赴。

（作者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

感受儿童散文的“有益”与“有味”

——从“亲亲自然”系列看毛芦芦的儿童散文

□汪芦川

“毛芦芦亲亲自然”系列童书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包含《鹭鸟日记》《跟着小溪去远航》《我们抱山去》《我是大自然的孩子》四部儿童自然散文作品。无论从作家创作还是市场接受度来看，儿童散文都处于相对比较边缘的位置，无法与小说、童话等文体相比肩。毛芦芦是一位坚持创作儿童散文近15年的作者，此次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亲亲自然”系列更是汇集了她多年的创作心血，可以看做毛芦芦儿童自然散文的代表作。毛芦芦用自己的坚守，弥补了儿童散文领域的寂寞和冷清。

毛芦芦的儿童散文更多聚焦浙西普通城市校园、公园、河湖的自然景观，用童心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野趣”的真情与真境。从健身公园、图书馆，到浮桥、渡口，散文中的日常场景拉近了文本和生活在城市中的小读者的距离，其中具有野趣的诗意描写又能让小读者超越平凡的生活，感受自然与文学的魅力。在发现、珍视种种视觉景观之外，作者对自然声景观有着特别的关注和呈现。梭罗曾将许多自然声景观描述为宇宙竖琴的颤动，认为它是微妙、隐约和柔美的。而“亲亲自然”系列中，就常常有这种由虫鸣、鸟鸣的组成的听觉空间。《百鸟齐鸣迎“仙女”》中，众多鸟儿以不同的“声部”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叫声叠着叫声，结成了一个巨大的连环套，把溪畔的树牢牢扣在一起，几乎要将树连根拔起，抛向空中了。惹得左岸的八哥、山椒鸟、四喜鸟、丝光椋鸟、麻雀跟着叫成了一团，唱作了一堆，几乎要把整条溪流都架离地面了。”《夜有帆》中，作者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细腻的听觉体验，并带动视觉、嗅觉等其他感官体验黑夜。“虫鸣在深渊里接二连三地钻了出来，慢慢地，浮上了小溪，爬满了大地。所以夜行人极少，应该是怕踩痛那无处不在的虫鸣吧！”“亲亲自然”系列中的一篇篇散文正是如此组成毛芦芦犹如异托邦的儿童散文世界，这个世界充满自然气息和治愈的声响，既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之内，也在个体的神思想象之外。而每一个翻开“亲亲自然”系列的小读者都能进入这个异托邦，感受儿童散文的“有益”与“有味”。

“亲亲自然”系列散文集内容很丰富，其中既有《森林报》式的自然科普之作，也有关注儿童生存体验、“为儿童”而作的传统儿童散文。四册散文本身具有某种形式和内容上的递进性和对话性，《我们抱山去》和《跟着小溪去远航》分别以“山”和“水”为特定的自然散文书写对象和主题，共同展现自然山水的多姿多彩。《我是大自然的孩子》则从“我”为观察、书写自然的起点，记录“我”和“我”的家人、朋友与大自然的故事。《鹭鸟日记》以“观鸟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一所校园里鹭群半年间繁衍生息的故事，以日记体的形式开辟了一个交汇历史自然时间、提供日常生活审美想象的时空场域。《我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抱山去》偏重于记人和事，自然更像是一个散文中的要素。从《跟着小溪去远航》开始，毛芦芦将自然作为描摹的中心。自然主题的描写在儿童文学中随处可寻，然而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是需要“被保护”“被拯救”“被发现”的“被动的自然”，作为配角身份来体现主人公的人物禀性、气质姿态。而在“亲亲自然”系列的《跟着小溪去远航》《鹭鸟日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祛除、改变这种自然被动性的努力。在《鹭鸟日记》的序言中，作者称白鹭为“朋友”和“亲人”。而《小溪的嫁妆》《晚霞与孤鹭》《千千鸟灯》等篇目中，作为观察者、写作者的“我”都被有意隐去，只剩下小溪、白鹭、昆虫等自然之物本身。

《毛芦芦亲亲自然》系列（全4册）《鹭鸟日记》《跟着小溪去远航》《我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抱山去》，毛芦芦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7月

阅读“亲亲自然”系列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文本内部则有一位明显的抒情主体。这个抒情主体热爱自然、情感充沛，既是一个会为自然景物惊叹、欢笑的好奇天真的儿童，也是一个时常被童年往事、亲情感动的深情敏感的成人。在《神奇的童话》中便有这样的语句：“我在林中徜徉着、观望着，我，不禁也变成了一个童话中的小仙女。”《冬天回家来看花》中，作者写道：“我对着一朵朵花叫——我就是山野的公主、自然的孩子、天地的宝贝。”如此，作者在“亲亲自然”系列中放置了一组母子关系，《我是大自然的孩子》的书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我”和自然之间具有一种神圣灵性的亲缘关系，自然哺育、滋养着“我”，荡涤着“我”的精神与心灵。在这种纯净精神之爱的作用下，自然的每一处花草树木、山川河流都能点染“我”的激情，唤起“我”的热泪。这个混合儿童和成人身份气质的抒情主体是否是作者本人，并不是我们需要纠结的问题。因为儿童文学散文似乎就在以自身的文体特征召唤这类审美主体、抒情主体。“亲亲自然”系列以及作者近年来许多自然散文、美文中的抒情主体就是这种召唤力量的体现，也是一种美育的“技术”。在把生活和自然艺术化的过程中，作者想象并建构一种理想的、有着丰沛思想感情与深度感知能力的个人主体。在“亲亲自然”系列散文中，作者对一草一木的赞美，对自然历史的深情，既锻造出一个多情天真、向美向善的抒情主体，也锻造着小读者们的自然观、审美观。对少年儿童来说，这种双重的“锻造”不啻为是一种自然且深刻的美育。

（作者系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PHOENIX JUVENILE AND CHILDREN'S PUBLISHING LTD